



目次

唯物史觀行為學的「思想」論 魏春芝

蘇俄的美國文學 S. Dinamov 畫灼譯

侶伴 A. Schnitzler 紹蒼譯

鄰婦 愨之

抒情詩人 海涅著 紹蒼譯

五月 歌德著 紹蒼譯

一個蘇俄女學生的日記 W. Azvolinskaya 燭如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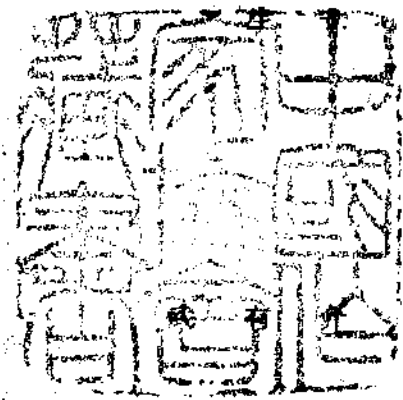
寫在「小說十講」卷首 禹 亭

隨感

一 小生博士與小且博

二 敬呈故鄉的音樂先生

三 大代時中的小遊流



者 貴

第三卷

3

## 本刊啓事一

本刊自本期起(三卷一期)，改出月刊，並擴大篇幅。以後每逢月之二十日出版。

## 本刊啓事二

本刊發行事宜，已託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代辦，此後關於購訂批發等事，請逕向該書局接洽。本社通訊處，亦由該書局收轉。

## 本刊啓事三

本刊每册定價一角，預定半年六册五角，全年十二册一元。在七月以前預定全年者特價八角，郵費在內。

## 本刊啓事四

本期封面畫由張白吾先生製繪，特此申謝。

本刊出版時期 每月一册，月之二十日出版。

報費 零售本市每期大洋一角，外埠一角一分，

預定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費在內。

編輯者 明天社

發行兼購定處 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通信處 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收轉明天社

## 唯物史觀行爲學的「思想」論

魏春芝

一

偶然從別人的工作裏得到一些新的啟示，想把這啟示加以擴大的說明，總感到材料搜集的不充實，與系統組織的胆怯，所以啟示終于是啟示而已；又加上別種工作的忙碌，只好讓它埋進生活的塵埃，這樣情形已好幾次了。像上面的題目是十分覺得不配來寫，一來是材料還搜得很少，二來，即使在這短文裏也很難用字和整理。很希望有一個較長的時間把它詳細的敘述一下，現在不過藉以償明天的稿債，和求各地讀者的指教，所以極其粗略地，大綱地寫下來。

一般人的承認，行爲學來代替心理學比較上客觀一些，雖然還不普遍。倘若這個名辭沒有問題的話，那麼，在這題目之前還應寫一篇：「什麼是唯物史觀行爲學」，來別于構造的，動的，行爲的，思想的，完形的……心理學，這樣開始一個總攻擊也許是需要的，深恐簡單的談談易于發生誤會，索性省略了，算開一張空支票存在這裏。其次關於題目還有解釋的需要，「思想」一名辭因含義的曖昧，和重重的神祕性的黑衣，行爲心理學或人類行爲學已經把它放棄了，爲什麼我們在這裏還用它呢？我們用在這裏的意思，並不是把它當爲概念看待，而是事實上的研究，是一般心理學上的辨別作用，行爲學的隱默的言語，這種事實上的研究想不至引起誤會吧。此外的一點用意，即是易于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二

唯物史觀行爲學是不能直捷了當地從人講起。人固然是動物進化的最高層，其與動物的關係不是截然的，而且連續的。人類的行爲或意識形態無論怎樣複雜或隱微，在動物的進化的歷程中會找到它的線索的。爲其如此，明白了動物才更能明白人，同時，還要注意到人究有異于動物的所在，而人與動物的區別點即是唯物史觀行爲學的出發點。

拿超越的見解來看人和動物的區別，那自然是歷史上的材料了。一般的見解是脫離不出達爾文的說素的，達爾文以人和動物的區別，是人有兩隻能工作的手，交換意見的言語，以及多量的腦髓，從而產生的超邁的理性。許多生物書籍上，關於這個問題都未曾超越上邊的範圍。——這種區分太容易了，只是把當前的事實粗略地加以區別，忽視了演進的觀念，換言之，人爲什麼有兩隻手呢？有言語呢？有大腦和『理性』呢？這其中是突然的？抑或有其演進的原因？若承認爲突然的，那不是科學家的態度；若有原因，那原因是什麼？——都未曾注意到。

我們對於這個威權的說素，並不能完全加以否認，却有一部分，勢須加以更改——尤其是說，人大腦所以有超邁的『理性』，這是一種無根的臆說。

除掉忠心的基督教徒，誰也不會否認人是從人猿演進來的。大約是在地質學者稱作的第三紀的末期吧，有一羣比較進化的人猿，在熱帶或在今日印度洋的地面居住，那時，他們同其他動物同樣地受着生活經濟的支配。因爲在森林中生活，兩隻前肢就養成了抓握，攀援等技術。不知爲什麼發生了劇烈的變動，使他們失却了森林的環境，遷移到一個新的平原上來生活，而舊有的技術却依然保存，在平原中移動，也無需手的支助，因而養成了直立的習慣。這空閒的手的確立，即是人與動

物進化史上最重要的一頁，這人類直立的形態不是突然的，也不是由于適應的結果，而是生活狀態史的產物。

人類有了這生活經濟的產物之後，他的生活形式和動物的生活形式就不同了。那麼，手的奇異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想回答這個問題，勢須把人類和動物的生活加以比較。

凡是有機體對於刺激都有一種反應的能力，而此反應的最後目的是什麼，我們可不必跑到哲學裏去繞圈子。我們知道這種反應能力是原形質所特有的性質，即在變形虫或草履虫的生活裏也可看出這種現象。生物愈進化，其反應的器官也愈複雜，而反應的效力也愈增加。動物對於刺激固然能反應，但這種反應，只是消極的順應，而人就不然了，因為有兩隻手就開始了勞動的記錄，變消極的而為積極的，不只順應自然，且能控制自然；不止能順應自然，而且能創造或改變自然，這都是兩隻手的功能。猿類固然也能靠手力去建築樹窠，以樹枝碎石擲人，即使與野蠻人相較，其間也有差異，最初只是程度上的差異，以致性質上截然不同了。動物以及最高等的猿類，它們所用的工具是自然的，而人類就不然了，他不止會用工具，而且能製造工具，兩隻手即不啻無數的器官——能增加無數的器官，Winer 說：『望遠鏡是放大的眼睛，電話機是放大的耳朵』。Plekhanoff 說：『最初，人類的歷史和其他動物一樣，是自然器官變化的歷史；現在，人類的歷史，已是改善人造器官，與發展生產力的歷史了』。其原因是『人類在勞動工具中，似乎得了新的器具，變換了生理的構造。自人類使用工具時起，人類發展史的形式，就完全不同了』。

手是生活經濟的產物，它的功用是增加反應的效力，而開始了勞動。言語、勞動以及工具三者

是同時發展的，是長期複雜的進化過程中的產物。在此刻看來，語言已盡其精詳的能事了，其最初是發源于勞動，如「嘿」是樵夫之聲，「哦」是拽重者之歌，此外，呼，哈，跳，……都是出諸勞動，而語言的發展是由于集團生活的需要、換言之，語言在最初的勞動歷程中漸變為一種工具，一種集團的社會勞動之傳達意欲的工具。至于語言發展的程序和規律，那就不是本文的任務，只好在這裏從略。

以上是說明人類的手是由生活經濟的決定，而言語是和勞動同時發生，因受替反應作用而自成一種獨立的工具。最後，再談到大腦與思想的關係。普通以大腦能產生理性，這是倒果為因，關于理性是什麼東西到下面再講，現在要證明的是：大腦並不能產生理性，而是勞動產生大腦。

Piéron在講智慧中樞裏說：「整個大腦就是聯合中樞，並且聯合是整個神經系統存在的理由」。這話是不錯的，無論是外部的刺戟想傳到大腦的最高中樞，或內部的機械使肌肉或臟發生反應，這都離不了神經系統的聯合或傳遞作用。——行為固然離不了神經作用，不過也不應過于重視，須知徒有神經系統而無其他組織也不會發生行為的！至于神經有傳遞的能力，有許多實驗可以證明，在這短文裏似可不必舉出，即使不在這裏證明，大家也不會否認吧！

現在的問題是：高等動物的大腦為什麼較低等的為發達？而發達的處所是那幾部分？內中含有什麼意義。

大腦的發達，也有它演進的歷史，是受勞動和生活狀態所規定。普通以動物的聰明和腦量成正比例，並不是完全不對的，却未曾說明它的原因。現在把動物腦量與體重的比重寫在下面，以作我

們解釋的根據。

	腦	身體重
魚的比量：		
鯉.....	1	: 248
金槍魚.....	1	: 27440
飛行與兩棲類的比量：		
龜.....	1	: 2240
蛙.....	1	: 414
水蛇.....	1	: 792
鳥類的比量：		
駝鳥.....	1	: 1200
鵝.....	1	: 467 or 3600
家鴨.....	1	: 257
山雀.....	1	: 12
牛.....	1	: 750
哺乳類的比量：		
人(法).....	1	: 40
鼠.....	1	: 43
猴.....	1	: 28

從上面看來，生物的聰明不聰明，是不能以腦量作標準的，因為聰明不聰明不一定是生理上的事，而與社會上文化的積累是有關係，不然，那山雀一定為我們世界上的主宰了。還有許多人相信

聰明是與腦迴有關係，假定是有關的，那麼，什麼是使腦迴增多的原因呢？若不能回答，那腦迴的說素，仍是逐影之談。

現在把魚類和爬行類的腦比量暫置不說，單看看魚的形體與兩棲類的形體有什麼差異，兩棲類與鳥類的形體有什麼區別，……以及這些形體與它們的生活活動有什麼關係？——這是很顯然的，魚的活動部分與活動的樣式或方面，較之兩棲類或鳥類是顯然有別的。魚類的活動是靠胸，腹，臀以及尾鰭的活動，活動的部分很少，鳥類是靠兩隻翅膀，而兩足很少用，至于哺乳類靠着四肢的活動，較之魚鳥諸類繁雜得多了。人們的活動，其四肢是做著差異的協調作用，兩隻手活動的樣式尤其變化難測。倘若以上的觀察是底確的，我們可以作下邊的結論：腦量的發展是和肢體的勞動有關係。因為神經纖維是細密地分布到各種組織裏，每條肌肉裏都有知覺和運動神經，用以控制肌肉的活動；複雜的動作是由于許多肌肉的組合，許多肌肉所以能協調地活動起來，是靠神經的知覺傳遞，運動和控制。按諸 L. J. L. [用與不用的效力] 說素來講，神經系的發展並不是智慧的原因，而活動却是促成神經系發展的原因，此刻對於這個說素最大的困難，是沒有把人類活動樣式與動物活動樣式的數目上的統計，而給以證明。

不過，從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一個反証，就是高等動物腦量的發展，是各部平均發展嗎？若不是平均發展我們怎樣去說明？

從 Cuvier, Broca 等的工作裏，我們知道大腦在魚類，它各部的芻形已經完備了，從魚類進化的兩棲類，其腦髓上的變異，粗略地說來只是大腦部分的增加，從兩棲類而鳥類，而哺乳類，而人



，其驚人的變異，也是大腦的部分。單就人類來講，你看我們祖先的顱骨，或許由于手代替的關係，而顎骨短了齊了；在另一方面說即是大腦的增加，也就是勞動的結果。

普通以爲人類的大腦是管——知道自己之存在的意識作用的地方，換言之即是起知情意……，所謂精神作用的器官，或智慧的集中所在；至于小腦的作用，是在使身體各部的運動調和一致，使運動整齊而有定向。根據了這種說素，就產生了部區說 (Localization of Brain)，如想像區，記憶區，寫字區，音樂天才區，……這樣機能心理學的說素，我們自然不便相信；但生理上的事實——神經的中樞——却是不應忽略的。在大腦的前腦葉，尤其是羅蘭都溝的左右，你可以看見腳趾，手指，腕臂，膝肘，舌動的……神經中樞，尤其言語中樞更其擴大和顯露，這在很古的人類上是找不出的，足見言語中樞是集團生活以後的產物，恩格斯說：「勞動與言語是猴腦變成人腦的主動力」，益發可以証明了。

聲帶的體積並不大，而其神經中樞却很發達，這完全由于勞動的結果。聲帶組織的異常精巧，活動的方式與配合的變化，都極其巧妙與繁雜，其中樞的發展自是當然的了。其他動物並不是沒有四肢，較高等的猿類，甚或有手和足的區分，而這重要的工具——語言——不發達，所以大腦遠不如人類，這是由于分工和勞動的差異。

綜以上所說，人與動物的區分，是人因生活經濟的決定，產生兩隻能勞動的手，他能創造工具，改變自然，經營社會上一切組織或文化，于是和動物的進化分歧了。人類因勞動而發生言語，使工作加以經濟。在生理方面，應各肢體勞動聯合的需求，神經系統得以擴大或發展，其擴大或發展

的部分乃為其相關肢體的勞働所決定，神經系的最後目的，在使勞働迅速或經濟，為活動上聯合的工具。

現在討論到本題了。大腦既是活動上聯合的工具，那麼，思想是怎樣產生的呢？

### 三

在我們還未敘述唯物史觀行為學的思想論以前，應當把前人對於思想的見解述說一下，那麼，我們就從哲學和心理學兩方面來講一講。

整個哲學史固然是思想的結晶，而真正講到思想的本質問題，却近代的事。哲學的目的本來是討論宇宙的本源，心物的關係，却不料歷時漸久，而解釋也愈趨紛歧，到這時候就有人惑疑到思想的能力不能認識真理？明瞭宇宙的本質？首先提到這個問題的是 Locke 的人類悟性論 (Essay on the human understanding)，他說：『此書的目的是研究知識的起源，知識的確實性和範圍，以及人的信仰與意見』。從此以後，智識的起源遂成為哲學的中心問題。解答這個問題的有三派：即理性派，經驗派和批評派。

理性派或稱為唯理派，以 Descartes, Spinoza, Leibnitz 為最著，他們以為真正的智識是出諸理性，所謂理性即是思想的能力，這種能力是天賦的，人人都有。真理並不是另外存在，只要在思想的概念中加以分析即會得到。至于思想是什麼性質，並沒有明白的述說，却將思想或思維當作精神活動的根本假設，在吾未具形體以前，靈魂和觀念是一致的，後來到人世後才分歧了。要是再向觀念追進一層那就到本體論了，這本體就不是人智所能解決的了。萊倍尼茲用泰一 (Monad) 活

動的發展來解釋思想。退一步講，統一只是精神上的一種假設，用來解釋思想，只是在玄黑的蛇洞裏多轉一個圈子而已。

經驗派以 Locke, Hume 爲巨擘，洛克以一切觀念皆成自經驗，而經驗之構成乃由于感官之印象與精神的反省，至于感官怎麼樣得到印象，而精神是怎樣反省，在生理上有如何的關係，却沒有說及，也許他認爲這是不可懷疑的事實。到休謨，他取消了由精神的反應所得到的觀念，以觀念爲印象之再生，一切精神現象都歸根到感官的印象；但有一個最根本的假設，即是承認心有特異的作用——不以過去的經驗自劃，進而據已往以推測將來。

批評主義的<sup>23</sup>看到兩派的歧異，開始懷疑到理性的能力，進而作純理性的批評，看看在先天的理性究竟是什麼東西。既而轉到思想上，以思想是由判斷組成，判斷可分爲二成分，即判斷的形式與判斷的內容。理性派太重視了判斷的形式，對於智識不能另有所發現，經驗派太重視材料的獲得，易使智識的普遍性欠缺；若把經驗的材料裝進了先天的形式內，所得到的結論，勢必有新成分而且普遍。智識論到了康德成了一個偉大而淵博的系統。——批評主義的哲學固然比經驗與理性兩派精到得多，若一定說他對於思想的解釋已經是很正確，那就不見得，理性派以思想是天賦的，是泰一的發展，這種說素，固無法證明其不對，却也無法使我們想信爲真實。至于經驗派，認觀念在大腦的空隙中，或以爲是腦髓之分泌，自屬臆猜，不必推駁。洛克休謨講思想是片斷的，與客觀不符合，缺乏整一的系統，尤其重要的，是他們只講到思想是來自經驗，至于怎樣構成印象，構成思想，以及怎樣從生物演進來的都未曾講到。批評主義雖然調和了兩派，而思想的根據上却仍無着落

，把判斷分作形式與內容，作一種分辨固可，在實際上是不可可能的，所謂甲是甲，這判斷中還有其內容，離開內容徒然想形式那是不可可能的，所謂材料離開形式也決不會為我們所經驗，誰能想到一立方寸的無形的水呢？形與質是一個，同一內容裝入不同的形式裏，那是截然不同的二判斷。總之，在康德以前的哲學對於思想的討論並不能給以科學的解釋，都是站在一個欠穩固的假定上。

哲學上對思想的解釋之不能使人滿意自是當然的事，現在看看負責研究思想的心理學或行為學是怎樣的解釋呢？——講到「心理學」，因為對象之不同一，所以派別也紛歧，只好擇現在最佔勢力的兩派——思想心理學和人類行為學——加以解釋。

思想心理學承認人們心裏原本有種力量，從這力表現出的動作可分為：機制的動作和比較的動作。機制的動作是有形體的反應，是屬於體質的；至于比較的動作則是思想的。現在拋開機制的動作，專講比較的動作。所謂比較，必須有兩件東西才能施行作用，一為原本的事實，一為新發生的事實，所論原本的事實與新發生的事實都是意識中的事實，原本事實是由于已往印象的保存，保存必靠記憶。若人沒有記憶作用，不只心理學無法研究，即社會生活亦無法繼續，可以說，思想心理學看記憶是心理學的最根本的作用。有了記憶才能發生思想，至于記憶是什麼東西，他們並沒有解釋，直以為這是人性之固有而無須懷疑的。所謂思想，即是由客觀的物或刺戟經別種媒介傳遞到我們意識內，成了意識中的事實，我們想認識這種事實，那只有拿已往的印象或經驗加以比較。然思想決不是由神經系產生出的，刺戟對於神經系的改變，只能喚起舊印象的相應，而加以區別，是心理的而非生理的。至于意識中的相應是怎樣的情形，以及怎樣去比較，他們覺得這不是我們人力所

能勝任的。——簡單的說，思想心理學以思想是意識的比較作用，而此作用是需要已往的記憶，至于記憶作用以及比較能力雖不能加以解釋，而在實驗上却能尋出其存在。

其次，我們看行為學怎樣來解釋思想。驟然看來，行為心理也同思想心理同樣地承認：小兒生後即有一種無定向的動，這種動力即是將來一切行為的出發點。——不過行為學的無定向動是在肌肉內的，與肌肉完全的存在同一，至于思想心理學所說的動力似乎是在肌肉以後，而是主宰肌肉的。——這無定向的動對於刺戟的反應原來是沒有一定的，但次數重複的結果，而為有效所決定了。行為心理學即是考求這刺戟和反應的公式，由已知的刺戟求其反應，由已知的反應追求其刺戟，更進一層，考求我們怎樣有效地去控制行為。一切行為既然離不開刺戟反應的公式，思想是一種行為，當然也有它的刺戟，那麼它的刺戟是什麼呢？說到這裏，不妨繞個灣子，——兩人互相的言語行為，是顯明的刺戟和反應，一個人的互相的言語行為即是思想；但其活動不為人所見，故覺為神秘，而這種行為是易于說明和証實的，例如一種紅色的刺戟，但這種紅色與舊經驗或稍有差異，于是自己來作問答，並且用儀器可測出其喉頭的顫動。其他，老人已喪失思想習慣後，與小兒還未養成思想習慣前，即使在一個成人，在他默坐，散步沈思時，都可以看出思想的本來面目。思想並不是另一種作用，而是一種言語，一種無聲的言語。

有聲的言語為什麼要變作隱默的言語？這有兩個原因，環境的關係和行為的經濟。有些人的思想能夠達到幽邃精細的處所，乃由于自己的專習與言語的或符號的交替反應(Conditional reflex)而成。思想無論如何幽邃，終脫離不了肌肉的活動。更進一層，思想決不被隱默的言語所包辦，有

許多動作如點頭，聳肩，……以及種種手式，也可以代表許多思想或意義；不過在我們的生活上，隱默的言語較其他活動次數為多，効力為大，因而顯著些吧了。

思想心理學和行為心理學的論思想，當然比這裏精細而淵博得多；但它們主要的觀點都粗略地在這裏表白了。思想心理學重思辨，深透人意識裏，對於意識的內容詳加剖析，緊嚴地和物界加以區分，其系統的整潔是已往心理學所不及的，但其含哲學的氣味太濃，對於立論的根據，多少不免武斷，不能使人之求智心屢足，其最大的困難，仍是不能尋出思想演進的根據。行為心理學論思想是另走一個新的方向，把思想與別種技能連成一線，在理論上，困難自然較少一些，不過他講到思想是片斷的，把思想演進的根據也是一樣地不管，其次關於規律的性質也忽略了。行為心理學，有許多人以爲應完全佔自然科學上，這種理論對否，暫可不論；但行為學的結論不能和社會生活相融合，這是否有無問題，是應當注意的。——我們既想對於『思想』求一個系統的解釋，極力隔離哲學的色彩，那就非在唯物史觀行為學來尋求不可。

#### 四

唯物史觀的行為學，是要在生物的生活上尋出一條進化的線索——由生活的狀態來決定器官能力的發展，再由器官來規定行為；特別是在人類的行為上，應當注意由生活上之交替反應，而受社會文化或生活方式之薰陶。——在我們還未講思想之前，應把思想的意義解析一下；思想是表示某種意義的型態，方式或符號。表示意義的方式很多，如言語，默語，手式，擠眼，搖頭，聳肩，變色，以及其他種種暗示，都能使人明白我將要或當下的『意向』，或意義。普通單單把默語當作思

想，看爲神祕，截然和其他行爲認爲二事，是很不妥當的；也許有人以爲野蠻人捕野獸時，用手式禁別人講話或有聲的動作，以防野獸的驚逸，與學者們默坐沉思着：『圓而方的東西』是不同的；其實要尋其淵源，都是反應，都是生存的工具；不過後者經過數次的交替反應，而不易看清根源罷了。現在把思想特別和其他表示意向的活動分開是不可能，思想也是生活上反應的一種，是反應中最經濟的一種。因爲它的活動太幽微了，太複雜了，太使人誤會了，所以在這裏特別加以解釋，並不是把它當爲獨立的一個東西。

思想既是一種反應，反應有兩種作用，即是避免刺戟和改變刺戟，下等生物多屬於前，而高等生物則多屬於後，下等動物的反應多是肌肉的，而高等動物除肌肉的反應外還有別種反應，這種反應和原始的反應發生同樣的效果，（從行爲學上看，反應的樣式愈多，則生物愈爲進化。）小羊的『失母吟』，籠中鶯兒的『求憐曲』，都是一種反應，都是一種生存的工具。所以講到人的反應上，除肌肉的反應外，還有言語反應，以及其他反應，特別講到思想的反應，言語作用是佔重要的位置。其次，我們知道思想是一種工具，是勞動的產物，那它應有生理上的基礎。最後，思想的反應是什麼規定的呢？是獨立呢？抑被其他情境所規定？

一、思想的性質 社會的初開始，或初墮地的嬰兒，對於環境中的任何什物都是變生的，無意義的。事物的意義並非客觀的存在。全是主觀的賦予，是由于生活的需要所產生，由于習俗所遺傳，由于自己知識所左右。從第二節中我們知道言語的發生是和勞動同時，其初，『嘿』，『哦』，並未含有確定的意義，迨數次交替之後，因勞動的意義而把聲音的意義固定了，變成了言

語，就是徒靠言語也能發生同一勞動的同一效用；至于言語如何變為複雜，那完全由于社會生活發展的結果，後來，言語的轉變超出勞動的意義，成了人們意思的獨立交換的工具。

從言語是勞動的交替的一點講起，勞動是需要器官的。而勞動是器官的反射作用，言語代替了勞動，當然，間接也是生物反應的器官，言語的聲調高下粗細長短固是生物體所固有的，而聲調高下粗細長短則為社會的共同生活所規定，按諸馬克斯的說，以器官是生物體所固有的，而工具是外加的，那麼，按諸言語的効力講，與其說是器官，無寧說是工具。行為學既視思想為隱默的言語，當然，即是隱默的工具，一種生存的工具。

我們更進一層來看，凡是思想都是隱默的言語嗎？那自然不見行。就如你看賽足球的時候，當足球快落地時候，倘若你有踢足球的習慣，你並非有意去踢，然而你的脚却碰着別人的腿了——你不能說這不是思想，雖然你沒有用語言交替過，你未曾想過。諸如此類的事很多，其他如打網球的思想是在手臂上，恨人的思想是在拳頭和牙齒上，打竹算的思想是在手指上，……這些當然用隱默的言語解釋不了，其作用却與默隱的言語同效。隱默言語的行為，拳頭緊握的行為，打網球時手臂肌肉緊張和鬆弛……都是一種預備的行為。這種說素自然引起另一種惑疑：隱默的語言自然可以說是語言的，或其他反應的（肌肉活動或「情緒」的表現）預備行為；但我們決覺不到在踢球或恨人……的行為發現之前，有所謂預備行為——在這裏，應有一個嚴正的聲明：即使你不覺得有什麼「思想作用」或預備的行為，而這種預備的行為却不妨其存在。

凡是行為都不是突然而來的，都有它的刺戟，都有它從刺戟到反應的歷程，行為主義對於紅色



刺戟到發出「紅」聲的反應中間的歷程，以爲是神經弧的作用，生理上的事實，至于刺戟和反應的交接點在什麼地方，是怎樣的情況却是缺如的。其他心理學用意識來解釋，自然也覺得不可靠。在我們未給予解釋之前，我們可以說喉頭活動以前的預備行爲雖不自覺，却不能說不存在；同樣，恨人的行爲，打網球行爲，……未發現以前，都有其預備行爲，這種預備可以說是行爲必須的歷程，必須的擺渡。

講到這裏，又發生一個問題，所謂反射的活動，或習慣的行爲；是不是也有預備的行爲。也有歷程？這裏，我們知道反射是沒有預備行爲的，習慣的行爲，其預備的行爲到後來才降低，或沒有了，至于它們活動的歷程却是有的。在另一面講，複雜行爲或新生行爲，是有預備的行爲，有其歷程，那麼，思想或預備行爲究竟是什麼意義？——很顯然地，凡是需有預備行爲的行爲，那行爲必是複雜的，初現的，從表面上講，思想有選擇神經而使結合的效用；倘若某種行爲經過了思想的歷程，那一定會減少許多不適宜的活動；倘若不經過思想，全恃嘗試與錯誤做教訓，那不止時間上不經濟，而且精力也浪費得很多，其結果不過和經過預備行爲相似。從這一點看來，思想行爲等于其他肌肉行爲，其效力却比肌肉行爲大得多，其原因，由于思想行爲已由肌肉的活動，進展到概念的活動，換言之，即是從不經濟的行爲進展到經濟的行爲，是生存上重要的工具。但這種行爲的經濟也有其限度，是要看他已往的各種習慣，和學識。

倘若我們承認了人是有思想的，而思想是應付環境的工具；動物體質和構造是很相似的，那麼，就不能不承認動物也是有思想的；倘若動物也是有思想的，那麼，人和動物在思想上有什麼差異

呢？這是人類行為學和唯物史觀行為學很重要的分歧點，按行為學的見解：人類是從低等動物演進來的，凡人類所有的行為在較高等的動物都應有其芻形，二者的差異不是性質的而是程度的，這是和我們的意見不同的。——在上文講過思想是一種預備行為，是使行為經濟的一種工具，從許多動物的實驗上，知道動物也有選擇作用，遲延的時間，以及其他與人類相似的思想行為；然而在我們看來，即使是類似，而二者的性質是不同的。這種不同，不是理性與獸性的區別，而是科學的由量的區別而到質的區別。本來人和動物在生理上只有量上的差異，而性質的突異，乃由于分量增加的結果，換言之，是器官的發展規定了生活，生活改變了思想的性質。動物以及生物都是靠它們的器官生活着，但它們只是順應環境，所有的行為都不能超越這範圍；至于人就不然了，他有兩隻萬能的手，把眼變銳利了，把腿變長了，把……一切的工具（思想也在內）不止是順應環境，而且能改變環境，更積極地去創造。因為工具的進化，而有更好的工具發現，工具進展一層，就有一層的生活境界，如求學一樣，學問大了，也許把我們原來讀書的性質和計劃完全變了。因工具的進化而使生活容易，生活容易更易使工具進于複雜而有效，這種歷程即是思想進展的方式。在另一觀點上看，動物的行為與人類的行為不是一樣的，動物的思想雖為生存上的工具，然這種工具只限于肌肉上的活動，而含社會性極少，至于人就不是如此了，因而性質也改變了。——這種性質上的變異是人類行為學所忽略，却是唯物史觀行為學重視的一點。

思想並不是一件神祕的事體，是一種行為，一種預備的行為，使生活經濟的工具，是從勞動交替而發展出來的工具，這種工具不止消極地順應環境，而且積極地去創造環境，因社會生活交替反

應之結果，進入概念活動的領域；然根本講起來，依然不能違反行爲的條件。

二•思想的生理根據 人類對於刺戟的反應不出三種，即肌肉的，腺的和腑臟的，這三種反應都離不了神經的傳導或聯合作用，固然待有神經決不能發行爲。此刻注意到神經，千萬不要因襲前人的成見，以爲是唯一的，我們只不過以神經是不能和反應分離罷了，神經上必先發生了衝動，然後才引起反應。

我們怎樣從生理的發展上，來說明思想是生活經濟的工具呢？——譬如客來的刺戟，引起拿茶杯的反應，在習慣上已成了一個神經弧，假定把右臂上端的神經切斷或壞變，而右臂的形體依然，那就有客來的刺戟，也不會表現拿杯的反應；這所以不能發現拿杯的反應，完全由於失掉神經作用。再假定右臂的肌肉完全去掉，其神經設法使之完全存在，客來的刺戟雖不能使右臂發生拿杯的反應，而這時神經上所有的機構作用或神經衝動，實際上必和能發生反應時的情形相等，在這裏我們找不到所謂思想，只看見一組一組的行爲工具或器官的活動。假設一個右臂折斷的人，他的客來了，於是引起了一組神經上的反應，但無肌肉的行爲出現；而那樣的神經的衝動，也可以用另一方式表現出來，其效相同，就是用聲喊夫役，結果，我們覺得從刺戟到反應之間是有思想作用。倘若他既是斷臂，又是啞子，又缺乏其他的表現，可是神經的機構作用却和他已往用右手去拿杯的作用一樣，若是有按鈴的機會，你自然承認其間有思想作用，即使不按鈴，那麼，你說這人是有思想或沒思想呢？——可見與其用言語或其他方式來定思想之有無，反不如用神經之活動之與否，來定思想之有無。更進一步說，思想只是概念，而神經的機制作用是實有的，那實有的作用怎麼變爲

概念的作用呢？

有了某種的神經機構作用，一定產生某種固定的行爲嗎？也不見得。本來某種神經作用可以發現甲乙丙丁四種反應，但甲反應需時太長，乙反應不妨便，丙反應會有別種不好的現象，於是爲有效的丙反應固定了。這丙反應假定是言語，換言之爲概念的活動，可以說神經系的活動變爲概念的活動，那是交替反應做了關連。——從這裏看來，反應的改變是神經系經濟的結果。

普通所謂『覺得』『認識』，在思想的生理上是找不出的，這裏只有些原本的神經弧或由習慣或交替而來的神經弧，一串刺戟和反應。而這些概念（覺得，以爲，認識，……）是被人類的智慧欺騙了。當小孩的時候，母親，奶媽或其他的人們告訴我們：『你能認識奶瓶子了』，『你覺得我該來了吧』？實際是交替的結果；一次兩次三次之後，于是我覺得了，我認識了，實在，覺得什麼呢？除掉客觀的奶瓶，神經的機制作用，以及肌肉變動外，還有什麼呢？一個所謂行爲，而無生理上的根據，那怎會覺得呢？覺得什麼呢？一個迷信人駭怕泥胎；若除掉數次交替反應上的臟腑的刺戟外，還覺得怕什麼呢？——若是你覺得那些迷信人所『覺得』的駭怕是騙局；你覺得我這篇文章是胡鬧；然而，你覺得你那愛人的嘴唇是多麼鮮艷而甜蜜，手是異樣的溫柔而潤滑，……：這就不是騙局嗎？倘若你會說刻薄話，刻薄得像我的朋友趙君，一定也說：『你餓了，你要知道餓你是狗吧』！我想許多行爲學的信徒並不能反駁這句話，他們並不是怕當狗，是他們實在覺得餓；然而這種『覺得』？是受過騙局的結果，並不能證明未受騙以前的狀況。倘若可以讓我這樣說：行爲學的信徒做了皇帝後，實行行爲學的言語規律，我想百年之後，就連刻薄的趙君也不覺得餓了。

三·思想的規律 在這個題目下，本預備寫長一些，然而明天爲了這一篇文字，付印期已延遲了幾天，現在只好對不起讀者，先寫個大綱在這裏，讓我有工夫時再加以補充吧。

A·個人的思想構造的程序 一個小孩子餓了，他的反射不是正陽樓的涮羊肉，也不是五芳齋的小吃，而是奶瓶，或者奶媽，或者母親。小孩子的「思想」是在一隻小貓，一堆沙，一盆水，弟弟從什麼地方來的？母親的顏色，……至于「覺得」，「思想」，……是不會有的。舉一串清潔行爲的進展吧，兩三歲的小孩只會注意到手心的潔白，臉上的灰是不理會的；七八歲他會踢球了，這時手臉都清潔了，頂會使他用思想的是他的頭髮，爲了它偷了姐姐的不少香水，母親的髮油，光滑得可以跌斷蠅子的腿，而一雙鞋子是破爛得可以；十歲左右才注意到去給皮鞋擦油；再大些，大約十四五吧，才注意週身的整潔，依次注意到領結或衣領（中國），以及袖頭。這種思想的程序有什麼規律？——這在前面已直接間接說過了，現在讓諸位想一想吧。

B·個人的思想的限制 同一個人，七歲時的思想不同于二十七歲時的思想；同環境同年齡同性別而思想不同；同年齡同性別以及身體上的器官都相同而思想不同，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概說來不外身體的組織，顯明行爲的組織，以及隱默行爲或預備行爲組織的不同。

C·一般思想的規律 關於這規律的內容，唯物史觀的書籍上已經論及不少，大綱上都可容納。現在爲從速結束這篇文字，只好把一位頂呱呱的有威權的學者的話寫在下邊：

「人類，在他們生活的社會的生產上，加入於一定的，必然的，非他們意志所能支配的一種關係裏面，就是加入于生產關係裏面，這生產關係，是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

相適應的。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這經濟的構造，是法制上政治上的上部建築物所藉以存在的真實的基礎；而且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也是和這基礎相適應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一般為限制社會上，政治，及精神上的生活過程的條件。並非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生活）；倒是他們的社會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

## 蘇俄的美國文學

Sergel Dinamov 著  
畫 灼 譯

直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俄羅斯的讀者，還僅熟悉很少的幾個美國作家，因為所翻譯的只有那些在歷史上已有地位的書；如 Edgar A. Poe 的短篇小說，Nathaniel Hawthorne 的長篇及短篇小說，Mark Twain, Jack London, F. Cooper 的著作，Upton Sinclair 的幾種長篇小說，與 Whilman 的一部分詩歌等。

革命以後，這趨勢已有變更，書市堆滿了第二等與第三等的美國作家。革命以前，俄羅斯讀者感着興趣的是斯堪的那維亞的，德國的，與法國的作家；革命以後呢，却是 Sinclair Lewis, Curwood, Dreiser, Bercovitch, Sherwood Anderson, Edgar Rice Burroughs, Bromfield, Anita Loos, Frank Norris, Charles Norris, 這些作者開始吸引俄羅斯的讀者。總而言之，俄羅斯的讀者，其嗜好已與美國的讀者相同；莫斯科開始誦讀那些在紐約很通行的書。甚至在美國很少人知道的著作，如 Sinclair Lewis 的『無辜者們』(The Innocents) 也在蘇俄出版了。對於美國文學，突然發生濃厚趣味，應作何解釋呢？

第一個解釋，是這樣的：在二十世紀的美國，出現了一大羣的作家，他們從勞動階級中出身，他們把他們的藝術與革命連貫起來。在這羣作家中，Jack London 與 Upton Sinclair 佔着重要的地位；他們的作品，有幾百萬的讀者。革命擴大了俄羅斯讀者的眼界，使他不僅對於個人的痛苦感着興趣，而且對於他們的社會問題，也能關心。那麼，這是自然的，他對於西方的勞工的生活，與智識階級中急進份子的生活，立即發生興趣。

在 Jack London 與 Upton Sinclair 之後，接踵而至的是 O. Henry，從我們馬克斯主義者的觀點看來，他是一位美國布爾喬亞派的藝術家。這種矛盾的事實，加以解釋，並不困難。俄羅斯革命以後的文學，是受「社會性」的啟發而發展的；其結果使我們沒有以純粹愉快讀者為己任的作家——甚至很著名的幽默作家，Michail Zoschenko，也置其目標於解決社會問題了。但是革命——甚至於革命——也不能改變俄羅斯布爾喬亞派過去所受的教育。他們的趣味，依然是布爾喬亞式的，而且還得經過一個長的時間。他們為着自己的娛樂，需要一種清淡的，空虛的讀物。俄羅斯既無作者，給他們娛樂，他們於是誦讀國外的作家；所以是由於布爾喬亞派的需要，此類作家，如 O. Curwood, Cullen, Octavius Roy Cohen, Edna Ferber, Charles Norris, Kathleen Norris, Ellen Glasgow 與 Edgar R. Burroughs 等，纔能受人歡迎的。

在此，還得提一提，蘇維埃的國家印刷局介紹那些較有價值的作家；為俄羅斯的布爾喬亞派，供給較卑下的讀物者，是私人開辦的印刷局。

美國作家的地位，目前略有變更。私辦印刷局，皆已倒閉。國家印刷局，編印社會性較重的作

家。最近幾年間，俄羅斯文學漸趨豐富，現在已不如此的需要國外作家了。Dreiser 的全部著作的集子，已經出版。所有 Upton Sinclair 的新作品，皆已翻譯；一切以前的作品，早已編印過。Losi Bromfield 獲得了讀者的贊賞，取得了在『答茲渥斯』(Dodsworth)裏面對布爾喬亞氾開始表示妥協的 Sinclair Lewis 的地位。Sherwood Anderson 的神祕主義與狹隘的個人主義，已不再使蘇維埃的出版界感着興趣。對於 John Dos Passos，却十分的稱頌；雜誌與書局，莫不熱烈的期待着此後的作品。就是 Robert Herrick 與 W. E. Woodward 二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譯了，而且也頗使我們的人民歡迎。

總而言之，Zane Grey, Stewart, B. V. White, David Fredman 等作家的日子，是已經過去了；現在，唯有第一等的作家，纔能給俄羅斯的民衆，以很大的魔力。

一九三〇，七，一四譯

## 伴侶

A. Schmitzler 著  
劉紹春 譯

人物：

魯伯爾皮爾格拉姆教授

阿夫烈豪司慢博士

威爾克慢教授

布爾特教授



歐爾割麥爾侯爾姆

僕人

開演於離維也納不遠的 Sommerfrische；在一八八九年秋日傍晚。一間雅緻的房子。壁紙和家具很光潔，帶深藍的顏色。左邊前面一女人的寫字檯；右邊爲一大洋琴。——右邊一門，左邊一門。在後面一個大而敞開的門對着望台。自門可以瞧見景緻：一條大街，漸漸高起，延至遠處爲一幕牆所阻。幕牆不甚高，可以瞧見墓碑和十字架。極遠處有朦朧高大的山峯。天已晚，幾乎到了夜間了，景緻包在黑暗中；月輝射在這個街上。

魯伯爾自室右方走入，引導着兩位先生威爾克慢教授和布蘭特效授。

魯伯爾 你們不要見怪，先生們，這兒很黑；我點個亮兒。

威爾克慢 但是親愛的朋友，我們還能找着道兒。

魯伯爾 只轉瞬間兒。（退下。）

（威爾克慢和布蘭特在暗中站着。）

威爾克慢 他很安靜。

布蘭特 真是趣劇。

威爾克慢 一個男人把女人葬埋了，就不扮演趣劇了。你要相信，我是自身經驗過的。那是怎樣一種的心情？

布蘭特 你還不深知皮爾格拉姆這個人。在午後他底女人葬埋了，在晚間便費兩點鐘工夫去討論科

學的問題，這是有很大的影響的。你瞧——你也加入了。

威爾克慢 總之，——一個人應該成一個完全的人。

布蘭特 或者一個完全的——

（魯伯爾手持燭台，上燃兩隻蠟燭。）

魯伯爾 我來了，先生們。

（室中並不十分光明。）

威爾克慢 我們現在在那兒呢？

魯伯爾 這是我底可憐的女人底臥室。過了小樓梯一直通着花園門，五分鐘的工夫，你們可以到

車站了。

布蘭特 我們還能趕上九點鐘的車麼？

魯伯爾 一定的。

（右邊的門推開，僕人走入；手持花園。）

魯伯爾 什麼東西？

僕人 先生，這個花園自城裏送來的。

魯伯爾 現在？

威爾克慢 或者你底朋友得到消息晚了。你可以瞧見明天能來更多些這樣悲哀的祭物。呵是的——

我很知道的——可哀呀！

魯伯爾 (讀名片。)我底助手底——(解釋。)他還在北海呢。

布蘭特 豪斯慢現在在北海麼？

僕人 把花圈放在什麼地方，先生？

威爾克慢 這花味很濃。

布蘭特 自然的！這是夜蘭香。

魯伯爾 是的，還有野黃楊——(對僕人。)放在望台上。

(僕人如囑作了；然後退下。)

威爾克慢 你底助手尚在休假？

魯伯爾 他無論如何快回來了——或者就在明天。

威爾克慢 他在這學期底開始就將完全代理你了麼？

魯伯爾 決不。我不想停止工做。

威爾克慢 (握他底手。)很好，朋友。這是一種唯一的安慰。

魯伯爾 呵！就是工做也不能使我安慰，——這很是個疑問，是否我能有一種權力，從我底短小的生涯中拋却一段。我們受過一次可憐，便越——

(他和他們走下，他在前。)

威爾克慢 (向布蘭特。)他不愛他底女人。

布蘭特 沒關係。

（全體走下。——舞台上一些時空着。——歐爾割自左邊走入。她穿着深色服裝，沒帶帽子；脫去了輕便的皮外衣。——僕人自望台走入。）

僕人 晚安，夫人。

歐爾割 教授大概是在花園罷？

僕人 教授只去把兩位先生——

（歐爾割向他示意，當魯伯爾自左邊走入，沒有注意到歐爾割。）

魯伯爾（走向寫字檯。）你說，扶郎遲，你知道在什麼時候最後這輛列車自城中開到呢？

僕人 在十點鐘，先生。

魯伯爾 呵。——（少停。）今晚間豪斯慢博士之來還可能。他來此地不會太遲延。

僕人 來這兒？

魯伯爾 倘我此時適在這個室內。

（僕人退。魯伯爾坐在寫字檯旁，行將打開。）

歐爾割（走向他。）晚安。

魯伯爾（驚異。）歐爾割？

（他站起。）

歐爾割（在進退維谷中，她盡力忍持，轉瞬便恢復了本來的態度。）我今天一整天未能握你底手——  
魯伯爾 真的，我們彼此未談什麼話。我謝謝你。（伸出他底手。）

歐爾割 你有很多的朋友——今天已証實了。

魯伯爾 是的，最後這些恰已走開了。

歐爾割 誰在這這道到此時？

魯伯爾 布蘭特和威爾克慢，這個落淚的閒談者。他空幻地自傲他去年把女人死掉。呵，實在的。

他談這種事有如一個專門家。壞東西。——（少停。）但你這麼晚還走出你底別墅麼？

歐爾割 你以為我獨自走過田間小路會害怕麼？

魯伯爾 不是的；但你底男人一定不痛快。

歐爾割 噢，不然。他滿以為我已在我底室內睡下了。而且常自在夜深時散步於花園，——這是

你知道的。

魯伯爾 沿着我們底樹木夾道，不是麼？

歐爾割 「我們底」——？你以為是出入籬笆的日子麼？

魯伯爾 是的。——我常想那只是爲你和我。

歐爾割 我常自己在那園裏走。

魯伯爾 但不是夜間？

歐爾割 夜間，那時最好。

魯伯爾 我底花園特別靜謐。

歐爾割 是麼？（實心實意的。）因此你願不久再到我們那兒。你和我們在一起，一定覺到快樂些

——比在這兒。

魯伯爾 確是如此。——（他注視她；然後他轉向後面。）你瞧，由那兒我們出走的。

歐爾割 （點頭。）

魯伯爾 人們能相信這是幾小時以前的事麼？你能想像那太陽曬着黑暗的道路麼？——（少停。）  
當我把眼閉上，——太陽立刻就出現。奇怪。我聽好似車聲隆隆。——（少停。）——他  
很受刺激，說話零亂。）你是對的，有很多人在這兒。人們以為，這些人都是自城裏來的——  
這是一種旅行——你看見我底學生們送給我底花園了麼？

歐爾割 是的。

魯伯爾 很美麗的，不是麼？——這一種同情！有幾個同事的擋誤休假而來；那是非常的——  
該怎說呢？「可愛的」——不是麼？

歐爾割 那是當然的。

魯伯爾 固是當然的，——但我自問，或者我底同情底全盤苦痛或同情底表面值得——

歐爾割 （很驚駭。）你怎能說這個？

魯伯爾 因我未十分感到——我祇知她是死了——於此自然是特別清晰，使我苦痛——但一  
切都是冷清有如冬日底空氣。

歐爾割 那不能常存。痛苦行將來了——這將更為好些。

魯伯爾 誰知牠來否。——那久已過去了。

歐爾割 (驚異。)久已——什麼久已過去？

魯伯爾 是她——於我——是我們彼此生活着。

歐爾割 是的——在許多結婚中是常如此——(她走向望台；瞧着花園。)

魯伯爾 這是最後送到的——自豪斯慢博士。

歐爾割 呵——(她注視名片；魯伯爾瞧着歐爾割。她覺到。)他是——尚未到麼——？

魯伯爾 未有。但我已簡直向塞溫尼根給他打電話，如無間隔，他今天便到。倘他立即自維也納車

站登車——

歐爾割 他一定這樣作。

魯伯爾 那麼，他便於一點鐘內來到。

歐爾割 (帶着很決然的樣子。)他該受怎樣的打擊。

魯伯爾 一定的——(少停。靜默。)請你對我公正些，歐爾割，有另一種原因使你今天又來到此

地。我已注意到了。請你簡單的告訴我罷。

歐爾割 那照我想的更爲困難。

魯伯爾 (不能忍，但他強自忍住。)那麼——

歐爾割 我來向你有所懇請。

魯伯爾 倘我能辦到——

歐爾割 很容易。商議我給可憐的愛威林所寫的一些信件，我想把牠們取出。

魯伯爾 這樣匆忙？

歐爾割 我想：第一步你想作的，後來格下了，自然是——

魯伯爾 什麼？

歐爾割 (指向寫字檯。)呵，就是當我走進時你將作的。(有如勸慰。)我也這樣作，倘我所愛的人死了。

魯伯爾 (有點困擾。)[所愛的]——[所愛的]——

歐爾割 因此：一個人和我很接近——這是一種方法，把一個人的態度追憶起來。(她說以下的话，有如溫習文章。)這些信首先落在你底手內——這是爲什麼我今天來到這兒。——在信內有些事，你決不可讀知——這只是適於婦人們交往——尤其是我在二年前給她寫的信——

魯伯爾 那些信在那兒？你或者知道那些信放在什麼地方？

歐爾割 我立刻能找到，倘你允我——

魯伯爾 你願——？

歐爾伯 我想這是很簡單的，因我知道這些信放在什麼地方。你能打開抽屜，我立即給你指出——

魯伯爾 那是沒關係的，這就是鑰匙。

歐爾割 謝謝你，但你不要因此看作不光明正大——

魯伯爾 什麼——我能這樣麼？



歐爾割 總有一天我會把這一切都向你說明——我是說彼時只爲愛威林所知道的——雖然我底尊嚴有爲你改變的危險——但——不願偶然被你知道——

魯伯爾 你底尊嚴不能爲我而改變——

歐爾割 誰知道？你常過分看重我了。

魯伯爾 我決不相信，我能自這些信內對你發現一些新奇的事情。你願意保存的，也決不是你底秘密。

歐爾割（狡然。）那麼是誰的？

魯伯爾 另一個人的秘密，我想。

## 隣 婦

憇之蔭棠

（未完）

我嫌家庭的孩子的喧鬧，搬到學校住宿，想偷靜讀一點書。靠着我的屋子的隔壁是一個民宅。這個民宅內有一棵大樹，枝葉正遮在我們學校的教員休息室。從這棵大樹的青茂看起來，我總料定那個家庭是非常的安適。到晚間夜深人靜的時候，送來男女的談笑的聲音，女的聲音更惹我動情。奇怪透了，在家怕喧鬧而出來，到此安靜的地方却很願聽他們談笑的聲音。他們的聲音成了我一天疲勞之後的慰藉物，在我的夢裏還留着餘韻。這聲音，我把牠當成和諧的留音機。在後邊是夫婦的行樂圖。

這是我的毛病，把千辛萬苦都放在自己身上，理想的幸福都送給別人。甚而至於看見夜行乞討

的盲夫婦，打着皮鼓，彈着三絃，我也發出贊歎：『看人家多麼和諧吧！』實在這是皮相，各人都  
有苦處。但我在無聊的時候，姑意賞鑑表面的美，不追尋內部的醜。這也和看戲一樣，無論如何不  
鑽進後台，看那未裝扮成的戲子。這種美的享受，也不會長久：每每在我心往神適的時候，被風吹  
起人生幕幔的一角，讓我看見內部的慘形怪狀。公園裏，電影場裏一對對的青年男女，被我看着他  
們在公廨的小房間中的侷促和嘔氣；喜氣洋洋的結婚場上的新夫婦，被我料着他們的心坎裏正嵌着  
明日的預算表。我理想中的幸福的隣人又供給我一一個特例。

大概他們的笑聲有一個月的光景，漸漸聽不見了。我每夜感覺有點不足，彷彿我應做的工作沒  
有做完。『真寂寞呵，不如搬回家吧！』我在臨睡時要自說自念。

又遲一個月，又有聲音了。但這聲音有點異樣，彷彿是哭與歎氣。在一夜的十二點鐘，那個隣  
婦扯着長聲號叫起來。在哭聲之中又有打的聲音，仔細一聽，聽得：『睡不睡？』我仔細想：『這  
一對夫婦變的好快，睡不睡也成問題了。』又聽得不只是一個男子，我心中立時起了恐怖的幻象。  
這或是別的歹人或丘八，趁着她的丈夫不在家，來強姦空房的少婦。『睡不睡？已經一點鐘了。這  
是刀，你看！』男子說罷，一陣大笑。

我忍不住了，我應當報告。但報告之前，必須調查清楚；於是把書桌搬出放在牆根底下，桌上  
又放一張椅子，站在上邊往那邊看。

滿院子是漆黑，大樹的南邊是三間屋子，屋子東頭有燈光，燈光之下，人影繚亂，隱約可以看  
見屋中人們的舉動。玻璃窗下邊大約是一張床，婦人躺着，男子在她身上騎着。她掙扎着要起，他

用力往下捺，在男女之手的相交處又有繩子的影在那里來往和纏繞。這明明是強姦。我想大呼，我想扔進磚頭將強暴者驚去。忽然有人從屋裏出來小便，我趕緊將身躲藏起來。

「大哥！你就是教他把我勒死的麼？」那個小便回去的男子走到她前，她問他乞情。他說：「你說實話就好了。你今天到底往那里去啦？」我又莫明其妙了。既有「大哥」在前，決不是什麼強姦的事，與她為敵的男子我疑心是她的丈夫。要她「說實話」，並追問她往那里去，必是她有什麼曖昧的行爲。於是我斷定這幕劇必定是審姦。「我沒有去什麼地方，他們誣賴我。」她這樣的叫喚，更給我有力的證據。

打，叫，捺，起之間，她被縛住了。從屋裏暗處又閃出一個男子與先前的兩個男子共把她從東間昇到中間的門前。其中之一把煤油燈從裏面拿出來照着，其餘的兩個男子，一個抱着她，一個把繩纏在門頭的橫木上；在她脚下襯墊一個小板橙。

墨漆的院子陪襯着那被細風吹着的燈，好比在烏雲罩着的大野中閃出明明暗暗的鬼火。女的披頭散髮，男的磨拳擦掌，好比雄鬼給女鬼折磨。我在牆頭上伏着覺得周圍全是冷氣，像怕被鬼祟一樣運氣都不敢喘息。

「你明白麼？」一個男子把臉向上一仰，惡狠狠的質問。她只呻吟，沒有回答。他們將小板橙一抽，她的脚用力一伸，踏不住地；於是號叫起來。「你說不說？」「我說。」小板橙被放在腳下了。遲了幾分鐘，她沒有供出什麼，小板橙又被抽出來。又是叫號，又是問，又是「我說」，又是板把橙墊在脚下。到末後，他們的問答的聲音很低，也許是有點結果，他們才把她解縛，抬在裏間

。我覺得困了，天也快亮了，我把書桌與椅子搬歸原處，躺在床上麻麻胡胡睡着了。八點鐘起床，再聽一無聲音。謎佔據我的心一個整天。

晚十二點，哭叫的聲音又起了。在聲音中間又夾雜兒女的哭聲。「兒子呀，屈死你的媽啦呀！你和你的爸不在家，教我受他們的欺負！」大哭大叫之後，是嗚咽，是噎氣。「媽，媽呀，你醒醒！你兒女的呼喚。這更使我疑惑。昨夜的三個男子，沒有一個是她的丈夫。他們在家長沒有在家的時候，竟然敢用那樣的酷刑，必是她的品行不端，才惹起同族的干涉。這個謎合我不解。但我的好奇心被磨鈍了，再無勇氣去牆頭上窺探。天地間的謎多着的，我真無許多氣力去解答。想到這里，便對這一家隣居起了厭惡。他們在夜深人靜時打開，聒得隣人不能睡覺，實在是不道德。同院的F先生在屋裏咳嗽，長出氣，恐怕也與我的感想相同吧？天亮了，吵鬧聲又休止了。天天如此，彷彿是他們在白天睡覺，專等到夜裏才與我們為難。我和F先生也曾議論到干涉他們，終於沒有干涉他們。忽然他們的吵鬧的時間變了，從上午八點到十點還未休止。我鼓起勇氣跑出校門，找着他們的大門。我一進大門，我的氣便洩了。那並不是高貴人家，是個窮民聚居的大雜院。一個老頭子認得我是學校的先生，過來和我談話。

「後院那一家到底爲什麼？」

「她丈夫不在家，在湖南當巡警，沒消息，兒女又小，不能賺錢，愁瘋了。」

「他們爲什麼打她呢？」

「因爲他們說她是被鬼祟了，要打鬼。」

天地間的事，真是令人難測。我對於我的隣婦談笑和哭叫，左測右測，結果與我意料的全然不對。現在學校把那個雜院收爲已有了，房子全拆去，闢爲網球場；我每次走到那里，便想起那夜所窺探的慘劇。前幾日，我見那鄰婦的十五六歲的女兒，穿的衣服頗漂亮，坐着人力車從我面前經過。我對之雖然起一點不好方面的感想——照着北平原有的情形想——但總希望是他爸爸升了官，給他們兌回許多錢，所以如此鬧掉。

## 抒情詩人

海涅著  
劉紹潛譯

抒情詩人現在走到

歌唱競賽場；

噯，這是個奇異的競爭，

這是個奇異的比賽！

兇野發狂的幻想，

是抒情詩人底戰馬，

技術當作他底盾，

言語當作他底劍。

美麗的女人自

掛氈的平台很欣愉地向下瞻望，

但右邊那位從沒獲得

戰勝的桂花冠。

一個身體健壯的武士

跳入賽場；

抒情詩人們

個個心中受了深創。

誰能從心的深處  
絞出血熱的歌調。

## 五月

夜鶯鳥早已遠徙，  
春光又將她誘歸；

便是勝利者，能自驕美的口內  
博得最好的贊揚。

歌德著  
劉紹春譯

她沒學到新調，  
仍唱那老的愛情之曲。

## 一個蘇俄女學生的日記

Nadezhda Azvolinskaya著  
如譯

「拉狄雅，不要接近我，坐開些呀，」科斯笛亞。格甫瑞柯夫對我說，當我要在他旁邊我常坐的位置上坐下去的時候。

「科斯笛亞，怎麼一回事呢？爲什麼我今天這麼令人討厭呀？」

「你祇瞧瞧我吧……瞧瞧我的身子。」

我看科斯笛亞，看他的身子。他渾身水漉漉的，好像俄國敘事詩裏面的英雄蒲陀克一個樣兒。他濕透了，彷彿剛把他從納發河裏撈出來。我摸他的衣；兩個肘節的地方，都爛穿了；一個肘節露了出來；顯然科斯笛亞沒有穿襯衣；水慢慢兒從衣上面滴下來。

「科斯笛亞，你在那兒弄得這麼濕呀？」

「在我住的地方，」科斯笛亞平靜的回答。「屋頂漏雨。」

「你住在城外嗎？」

我這樣問他，因為我想不到城裏的五層樓房，甚至最上一層樓房，屋頂那兒也不會漏得這麼厲害。這樣的情形，我以為只有城外的板屋纔可以發生。但是，格甫瑞柯夫以同樣平靜的態度——他說話，總是態度平靜，言辭老練的——回答道：

「我住在城裏，元老院街。」

「住在元老院街！」

「不錯，我住在歷史上的元老院街……在『銅騎士』（註一）下面。在那發爾果列所鑄的名馬下面，我剛好過了五個晚上了……」

（註一）『銅騎士』為彼得大帝騎馬的塑像。法國十八世紀雕刻家發爾果列（Falconet），即其作者。——譯者。

從大學回去的途中，科斯笛亞·格甫瑞柯夫把他的住所指給我看。我回家去，要經過元老院街（現改稱十二月派街）。科斯笛亞解釋道：

「要到天亮的時候，我纔能進我的住所裏去。不天亮，那裏面是很難受的。你瞧，沒有燈點着；他們那一個也破產了。從晚上六點，到早上七點，全是黑漆漆的。也沒有警察在這兒看守。幹什麼事情，都方便得很——這話也許說得太過吧。」

「那麼，在這兒，你睡在那裏呢？」

「如果不下雨，我就睡在石柱的旁邊。你瞧，那兒，在左邊有一個像壁龕之類的東西，那就是

我睡的地方。但是昨晚下雨；所以我就躺在石柱上面銅馬的底下。爬上去並不難；石柱是斜的。」

「你許給滾了下來吧……」

「呵，不得的！那偉大的發爾果列早已預料到怕我滾下來，所以，在馬下面，特別攔了一條龍，給馬踏着的。我把我的雙臂，緊緊的纏着龍，不得滾下來的。那舒服得很哩……只是雨把我一身弄得濕極了。發爾果列不知道鑄一匹有翅膀的馬。如果有翅膀，在底下，不淋雨，那多妙呢！」

科斯笛亞·格甫瑞柯夫說着，十分鄭重，十分平靜，毫不笑一點兒。他是結過婚的。他有一個老婆和一個孩子，住在啟葉甫（*Июль*，小俄羅斯都城——譯者）。他老婆是一個在什麼蘇維埃機關裏打零工的傭婦。她每月寄給他六個盧布。他對我說，頭兩個星期，他用得很闊，「過了痛快的日子。」現在，他只剩下八十個科貝克了。

「我總有法子，支持到月底，」他再三的對我說。

★

★

★

★

★

格利雅·甫拉索法問我要七個哥貝克。

「是給坐電車用嗎？」我問。

如果坐電車，我就打算不給她；我自己正要用得很多。我住在亞利山大列甫斯基寺院旁邊，從大學回去，足足有六個啟羅米突遠。有兩站電車路，來回得費二十八個哥貝克。而家裏給我十四個哥貝克，都覺得為難，還是嘆着氣給我的。

我是如此辦法：第一站，到公共圖書館，約三個啟羅米突，我步行；第三站，然後坐車。回家



去呢，辦法又不同了——從大學到公共圖書館，走路；從那兒到家裏，然後坐車。

我原有七個哥貝克，可是給了她，我就得在這秋季的泥濘中，拖泥帶水的走六個啓羅米突。我決定不把這點錢給她了。

「那麼，格利雅，是給坐電車用嗎？」瞧着她樣子有點兒窘，也不回答，於是我又問。

「呃……不一定是的！」她勉强的回答。「我需要一點麪包；從早上起，我沒有吃過什麼東西……」

她突然臉紅起來，怯怯的勉强的一笑，接着又說道：

「從昨天的早上起……」

我們在街角處的麪包舖，買了麪包。格利雅吃着麪包，雙手緊握着，好像生怕給風刮走了。

「你吃一塊嗎？」我們在橋上已經走過了一半，她麪包也已經吃過了一半，她纔問我。我在格利雅的眼裏，看出她的恐懼來；生怕我說「好吧，請給我一塊吧。」

我說不吃。

「到我們家裏吃正餐去，」我自己毫不留意的說了出來。

我知道，在我們家裏，食物也並不豐富，另外增加一個人吃飯，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得我們家裏有個把兩個人上不得桌了。

「吃正餐嗎？」

格利雅的雙眼，炯炯發光。她有藍色的大眼珠——美麗的眼珠。

「吃正餐！你們吃什麼？有湯嗎？」

「會有湯的。」

「熱的嗎？於是匙子熱熱的燙着嘴兒？並且湯裏面還有一塊肉嗎？」

「熱的。匙子會熱熱的燙着嘴兒。湯裏面會有一塊肉的。……」

「吃過湯，再吃什麼？」

「我想，肉麪餅吧……」

「裏面攪些搗碎的番薯嗎？」

「或者裏面也有搗碎的番薯吧。」

格利雅握住我的臂膊。

「拉狄雅，你懂得什麼呀？我最好明天去你那兒吃正餐。可以嗎？」

「可以的，格利雅。明天來吧。」

我懂得格利雅。一頓正餐和七個哥貝克的麪包，一天吃了，未免過多……她要把這幸福分作兩天享受。

☆

☆

☆

☆

☆

曼綠西雅·其拉羅法，昨晚睡在我這兒。我們讀『西歐近代史』，坐到夜深。她正準備寫一篇關於這題目的文章，而我却要參加文章宣讀後的討論。所以我們一塊兒用功。

到了下半夜兩點鐘。已經沒有電車，但是曼綠西雅碰命的要走回家去。費了不少的力，我纔把

她說服了，答應不走。她決然不肯和我同床睡；所以我們用幾把椅子，給她另外作了一個床。曼綠西雅開始在絨毯下面脫衣。把椅子弄開了。絨毯掉了下去；我這纔看出曼綠西雅爲什麼要急着回家去，爲什麼她不願意和我同床睡，爲什麼要在絨毯下面脫衣服。她沒有穿襯衫，只穿着一點破爛得難看的東西，原先一定是一種白色的材料作的。現在這東西，與其說是像衣服，還不如說是像布揮子。

我們再把椅子攔好。曼綠西雅這次脫衣服，沒有弄出什麼事來，上了床，說她在這兒很舒適——比她家裏舒適些。我問她住在什麼地方，她這樣的告訴我：

她住在喬諾斯維侖甫醫生家裏。那是一所廣大的屋子——戰前的式樣。有六間房子，十二個窗戶，對着大街開着。那一家人不多，——醫生，他妻，和他女兒妮優娜，年十三歲，他們用不着那麼些房子。在當恩礦區作工程師的他的兒子，別人也確實以爲他是住在家裏的。還有住在塔希康特的醫生的妹妹，也說是住在那兒。然而就算他們真是住在那裏，醫生的屋子還是過了人民應有的寬度。喬諾斯維侖甫，沒有別的理由可以佔有這些些房子，所以纔要曼綠西雅住在他家裏。她原是他從小就認識的。曼綠西雅的父亲，也是一個醫生，是喬諾斯維侖甫醫生在大學時的同學。而曼綠西雅現在却是一個孤女了。

她住在廚房裏，在一張行軍床上睡。醫生的房子是如此分配的：書房，招待室，食堂，會客室，寢室，還有一間給妮優娜住的房子。就只有廚房空着，曼綠西雅就住在那裏面。

原先還允許她在會客室裏讀書，但是醫生的夫人覺得她把『廚房的氣味』，帶了進去；所以，

她讀書，也得在廚房裏。廚子生怕醫生的夫人知道，早上只能偷偷的給她一點茶喝，把一塊夾肉麪包，或者前一天的湯裏餘下來的一片肉，揣進她的口袋裏。

「這麼着，我就能活着，你可明白了，」曼綠西雅說。「別的女學生，生活還要更糟，是你知道的……但是……」

「但是什麼呀？」

曼綠西雅把絨毯圍住身子，用她赤着的久未洗過的腳，輕快的走來，坐在我的床上。

「你要曉得，我將不得不離開他們呢。」

「你受不了那樣的苦嗎？」

「呵，不是的！不管怎樣不好，我總算有個地方住着。至少，是暖暖和和的。這是因為別的原因呢……你要曉得，他打擾我哪……」

「他是誰？」

「那個老魔鬼，喬諾斯維侖甫。他故意的打發他的夫人和女兒去看戲，或者去會朋友，於是立刻按鈴叫廚子，吩咐她說：『請那位年輕姑娘進來。』那就是說我。他答應給我各種各樣的東西，答應給我一間房子住，答應把我穿得像一個洋娃娃似的。這是他自己的話：『像一個洋娃娃似的』。他答應把我每個夏天都帶到克里米亞，或是高加索去；他發誓，說不會有小孩……也不會有墮胎的事。你要曉得，他正是這類事情的一個專門家呢！……」

她決定，夏天到了，就拋棄了那間廚房和行軍床，離開而去。

「到了那個時候，不會這樣困難的，」她解釋的說。「但是，在冬天，那有什麼法子呢？夏天裏，一個人可以在大街上過活，然而冬天呢？你瞧見我的外套嗎？還沒有下霜，我已經覺得冷起來了。而且你瞧瞧我的鞋子看……」

她從椅子下面，把她的鞋子拿出來，給我看。鞋子後面全給踏下來了，脚跟底幾乎全爛穿了。在冬天裏，如果沒有溫暖的廚房住着，穿這樣的鞋子，實在是痛苦……

★

★

★

★

★

亞拉其嘉·莫羅索發，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櫻色皮的書夾。亞拉其嘉本人原也漂亮，美麗，身段出落得均勻。

她所穿的每件東西，無不十分精緻，而且穿出來脫俗得很。她的美小的鞋子，是定作的。她的長衣簡素，却是著名的女衣莊作的。人都以為她父親是一個理髮師。他從前據有一打來個理髮店。他現在「受了波爾什維克黨的限制」，只有三個店子了。他是一個「合作社的總理」，他的社會地位是一個理髮師。

在她小錢袋的旁邊，總是排列着三四塊夾着魚肝醬，鮭魚肉，或是牛乳餅的麪包。亞拉其嘉常常請別人分享她那令人垂涎的麪包，但是幾乎沒有一個肯吃的。她受人憎惡。或者還不只如此，她簡直受人仇恨。

昨日她在科爾列夫教授的作業室裏宣讀她的論文。這論文毫無錯處。裏面沒有深刻的思想，却也沒有那些常時發生的大錯誤。

這篇文章沒有引起什麼討論；誰也不想反對。教授問過多少次：「誰想發表意見嗎？」沒有回答。

「格甫瑞柯夫，你呢？」

教授的眼偶然的注視到格甫瑞柯夫，他正在敲他的指甲。

「請恕我，教授，」他說，站起來，恭謹的行了一個禮。「公民莫羅索發宣讀她論文的時候，像我這樣的樓盤，簡直是够不上資格來參加討論。」

「格甫瑞柯夫，你胡說！」教授表示忿怒的說。「那麼，沒有人準備要辯駁？」

「爲什麼要辯駁？」在後面的什麼地方，發出一種響亮如雷的低音說。這是弗其坦·亞賴苗茲，一個身材高偉而俊美的亞米利亞人。「爲什麼我們應當討論呢？這篇文章好得很。像魚卵醬餡兒，麪包一樣的合口味。像精緻修剪的指甲一樣的光彩。一篇好不過的文章！」

亞拉其嘉鄙夷的微笑。毫不介意的，她收攏她的文章，放進她的書夾裏面去。

「他們的神經堅實得很呀！」格甫瑞柯夫和我一塊兒出來時，忿忿的說。「是不是因爲吃了魚卵醬的原故？」

說起格甫瑞柯夫，在此略提一句。他正咳嗽得厲害，而且他這種咳嗽，恐怕是有肺病。「銅騎士」的下面，一定有大風吹着吧。

☆

☆

☆

☆

☆

衛娜·羅薩克賴茲，順從她父親的意思，準備開一個音樂晚會。衛娜沒有母親。羅薩克賴茲老

人，從前是一個提琴師，在樂劇院裏獻技；我想，他是第一號提琴手。他雙耳突然發起聾來，他就不得不放棄提琴了。他現在經營着某『托拉司』的一個小小的支店。他大約每月有一百盧布的收入，對於他的命運，覺得十分滿足。

不過，他也間或發脾氣。於是他求衛娜說：

『把你的朋友，請些來；或者你總有幾個能彈能唱的朋友。如果你不請……』

衛娜知道，如果她不請她的朋友去，就會發生什麼事的。老羅茲克賴茲就會發酒癡了。她急忙買些香腸和醃鱈魚，為他們的朋友安排一頓筵席。

這家人所住的房子，頗廣大。家具是，一張床，一張睡榻（彈簧已壞），五只椅子，一張圓小桌，以及……一架鋼琴，琴頂上躺着他的提琴，是篋子關好了的。羅茲克賴茲不能離開鋼琴和提琴。

衛娜自己頗善於彈奏。她受過訓練，原預備進音樂專門的。但是她的父親不讓她『走音樂的路徑』，在這路徑裏，耳比人所寶貴的一切東西，都要更為愛護。衛娜進了化學系。

威拉·利甫什茲與弗其坦·亞賴苗茲——唱低音的，都答應來參加這個音樂晚會，但是威拉沒有到。後來纔知道她因為沒有套鞋，並且沒有坐電車的錢。她應享的一分夾肉麪包，到了第二天，她在大學裏纔接到。弗其坦到得最遲。

『好一位藝術家呀！』羅茲克賴茲得意的說，『如果他來得不遲，與人和唱，一定多好聽呀！』他到時，我們全體（大約十人）跑出去，在大廳裏接他。這使亞賴苗茲不安。可是他的不安不

是由於我們全體迎接，而是因為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原故。不僅是他的頸子，就是他的臉以及他整個的頭部，都捲在一塊油污的、陳舊的、破爛不堪的圍巾裏面。

「你這是在留心着你的頸子嗎，親愛的弗其坦，」曼綠西雅·其拉羅法笑着說。「這可真值得稱贊啦。」

「不見得！」弗其坦不高興的說。「我留心的，是我的頭；我沒有帽子，而外面偏又好像報仇似的下着大雪。」

他也沒穿外套，但是這倒並不使人有些兒驚奇。這些日子，誰有外套穿呀？

一點鐘後，弗其坦·亞賴苗茲纔唱歌。他唱得真好！他唱「夏里亞辟的歌」。他唱「浮士德」裏面的苗斐斯托的歌。他唱得真好！一個有帽子的歌者，唱「金小牛」，怎麼能夠唱得弗其坦這麼好呀？……絕不會的！就是他作過一千次「民衆的藝術家」，也不會唱得這樣好。

他唱完了普希金作的「先知」後，曼綠西雅·其拉羅法突然從她的坐位上跳起來，跑向他去，捉住他的手，儘吻他的手，於是哭起來。她現在有了櫻色的新鞋子，絲襪子，也是新的，並且不賤（大約每雙價值兩盧布）……

她害起過斯特里亞來。好容易她纔恢復平靜，此後，整個晚上，她都是一副痛苦的样子。可憐的曼綠西雅！我想，她現在比一個月以前，和我睡的時候，更要難過。

音樂會散得晚。當一切來賓起身要回去的時候，老羅瑟克賴茲似蟹一般的紅着臉，並且侷促不安的走出來，拿着一頂有尖兒的帽子，要送給亞賴苗茲，斷斷續續的說：



「一個藝術家送給另一個藝術家……看上帝的面子……給我這榮耀吧……」  
「我毫不用它……」  
「你既是一位藝術家，自然能够理解……一位從前的藝術家……」

亞賴苗茲接受了帽子。

「現在我可十分象夏里亞辟了，」他說，心緒紛亂的紅着臉。「像革命頭幾年的夏里亞辟：他唱歌，別人用麪粉來報酬他，而我現在却得着帽子。這全是一樣——一樣是善意的報酬。」（未完）

## 寫在「小說十講」卷首

只要是研究文學，便有個根本的問題橫在前面——即文學的「本質」。

有的人認為文學是超社會的東西：這種閉着眼睛不顧及事實的說法，實無法來證明它的成立，我們已不相信這些了。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是社會的反映：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不容許任何人來否認。我們研究文學當然要把眼光注射在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的複雜的機搆上。

理想的領域，我們不能不離開。唯物史觀的研究，我們不能不採用。現在有不少的人，只是一提到唯物史觀，便「談虎色變」：這真有點「愚罔」！可是，同時有的人濫用唯物史觀，把一切都直接用經濟條件來解釋：這也是一種錯誤。

文學與經濟的關係是間接的，經濟的變革，當然要影響到文學。他們的關係，可以公式表之如下：

(一) 經濟的關係。

(二) 由經濟關係所決定的社會環境。

(三) 一部分直接由於經濟，一部分由於社會環境所決定的精神狀態。

(四) 文學作家依個人的才能和氣質把社會環境和由經濟或社會環境所決定的精神狀態，用特殊的方法表現出來。

(五) 反映「個性」與「社會性」的文學作品。

我們瞭解了這種關係，自然就可以決定了研究文學的方向：

(一) 由文學作品研究其作家的個性——思想，氣質，欲求等：這是純粹個人的分析。講到個性自然也是環境的產物，但研究文學只有把它當作一種靜的東西看待。

(二) 由文學作品進而探論社會，因為文學是反映一切社會生活及精神狀態的鏡子。

(三) 由文學作品所表現的「時代性」和「社會性」，進而探求其基礎——生產關係，經濟構造。

但經濟與文學的關係是「影響」與「反映」，無論怎樣密切，經濟決不是直接產生文學的母胎。文學的發生，有它自己的直接動力。而這動力是先經濟關係而存在的：這是文學的「獨立性」，是和政治法律根本不同的地方。

現在有的人，根本否認文學的「獨立性」，認為和政治法律是同一的東西，把文學完全引入政治運動：這實在有點誤解！

文學雖然和政治經濟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它有它自己的領域。我們研究文學，似應站在文學的立腳點，來研究它和「社會」「個人」的關係，並研究它和其他文化的異同，借以指出它的特質。不應把它的領域和政治經濟混同在一起。

這是我現在的意見，本書的趨向也就在此。

一九三〇，七，著者誌。

## 隨感

### 一 小且博士與小生博士

介青

聽說梅蘭芳在美國唱「戲」，得到了文學博士的學位了。美國帝國主義的教育家們，究竟比日本人來得寬大。前次梅蘭芳到日本咿咿呀呀的搖擺着身體唱起來，結果，反吃力不討好，得到了許多的惡評。這回總算是挑了紅加官了，一到那邊，就這裏那裏的被捧着，今天出演，明天大饗，昨日歌舞，後日歡迎會。「東方藝術」也表現出來了，「中國的文化」，「中國人的精神」，也增光了。他自己的「秋波一轉，萬犬同吠」的盛運，也在新大陸上宏通起來。最後，還博士一枚，如同金牌一面，大錢二百那樣的被賞賜下來。梅蘭芳也就榮寵而歸，中美兩國的「親善」，也就隨而更進一步了。

美國的教育家，同美帝國主義的政府，和資本家走着同一的步調。日本人，也與日本的軍閥採用着同一的策略。所以梅蘭芳的運命，也就有幸有不幸了。

但梅蘭芳，亦總算如同他的參謀，顧問，秘書，隨員們所「宣傳」的，爲祖國掙了不少的體面了。——這話，實在是出自真心實意，並不有半點諛諛的意思。或者更正確的說，梅蘭芳至少不但不替祖國做着不利的事，且將那所謂的「東方藝術」，如同中國的麻將一樣的輸送到美國去，在這當中，也撈回來了美帝國主義直接間接擄掠去的一點錢財回來。——這雖是細小到不能比數的數目，但總比眼睜睜的拿着國家的利益或特權去贈送或賣給外人，要偉大得多。也比那些拿着「東方思想」去賣弄，博得了小生博士的學位，回頭來，又拿着帝國主義的吃人的教育與微溫的學說，來麻痺中國的青年，爲資本家造買辦，爲軍閥造奴才的人們，要高明得多。

扮演着「東方藝術」，暗中却給損人利己的帝國主義一點小小的損害，且又賺得了博士學位，敲了一筆小小的竹槓。這的確於中國有甚麼損失呢？雖然，已聽說舊金山的華僑們已有一部分在那裏對於這小且的幸運的吃醋了。這正足以表白出中國人的窮相。中國自帝國主義與其工具，雙重的宰制和剝削之後，生活的本相，原來就是如此。所以無須乎害羞着這本來面目之自己揭露。祇是據日本人的發見說是還有一部「高等華人」，對於這些還多所顧惜。但我們雖是華人，並不「高等」，也不準備着要唱猴戲給人看，對於這猴子衣冠也似的體面的損失，當然無甚麼關係。所以並不是以減少我們對於梅蘭芳的稱許。惟有搬着東方思想和文化，換得博士的頭銜，又來替洋大人說教，以帝國主義的邏輯，來證明了我們受帝國主義和資本家之蹂躪，是很合理的，那實在是使我們不能默爾而息的侮辱，和損害！

譬如胡適博士，在從前也就說過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哲學了。後來，又已證明了中國所以混

亂窮困的原因，純是中國的政治沒有上軌道，所以下了決心，「努力」談政治了。結果，吳佩孚時代的「好人政府」全本拿手小生戲，沒有演唱成功。最近，在上海要求人權約法的新月且社的清唱，——但不是徐詩哲與陸小曼的玉堂春，——也似乎沒有人睬埋。於是，又捲土來到北平，掉着另樣的花腔，更要向已經死了的北平唱催眠歌：

「以前人人都說教育救國，可知當初的教育只是貼標語，呼口號的教育。中國不強，依我的觀察，是沒有大學教育。北大成立三十一年，上海約翰大學有五十年，五百年前的歐洲有四十四個大學，三百年前有八百個大學，有了大學，才有領袖人才，才能救國。……」

「我們的敵人，革命的對象，建設的目的，不是打倒封建制度，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我們要打倒五個敵人：一貧窮，……二疾病，……三愚昧，……四貪污，……五戰爭」。（六月十日北大三院講演）

「良好教師，可求不可得，圖書館則可求可得。故青年當埋頭於圖書館中。北平好圖書館極多，為全國讀書最適宜所在。……惜青年對埋頭讀書一層，尙不能澈底覺悟耳。」

「予以為共產黨不能救國，因馬克司在六七十年前所著之資本論，已經陳舊。在此六七十年中，社會上有馬氏當日所夢想不得之變化。其著作對於今日之問題，自不能完全解決。打一個譬喻說，予一九一七年到美國時有一廣東學生乘自用破汽車請予吃飯，該生謂胡先生請勿以予之汽車為老牌子而見笑。由此可見一個汽車祇是六七年前之老牌子尙遣人見笑，何況馬氏之資本論，已是六七十年的產物呢。」

「一年來上海新開之書店頗多，翻譯社會科學書籍風行一時。因此種書籍，內容多富於刺激性，且含有煽動意味，正適合青年之胃口。至於切切實實研究學問之著作家，青年反看不入眼。實在是可悲的現象」。

「八小時的工作制度，歐美國家已盛行，並非共產黨所提倡。歐美各國雖未正式實行共產主義，但是精神上早已實行。例如所得稅之重，當歐戰時竟多至百分之五，私有財產都有限制的辦法，知識階級方面尤不乏證據」。（抵平接見新聞記者的答問）

這真不愧得了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博士學位，在中國當大學教授，這多年，所以說話，也好像是在替甚麼人「貼標語」「呼口號」似的。試問在中國這種現狀之下，農村經濟破產，農工失業，兵匪遍地，中等階級以下的人民，有幾人能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政府的走狗，可以大批派送留學，軍閥子弟，可以官費送入士官學校，中國是靠這些人來拯救的麼？國外如此，國內各大學校，能到那裏去讀書的，多是甚麼人？他們的經濟地位怎麼，他們的感受怎樣，要求怎樣，受教育的目的是什麼？胡博士以他自己的「科學方法」「證據」過了沒有？在現在，即使讀書「也不能自由」，「教育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用自由大同盟宣言的話）是不是可以在統治階級夾帶裏的大學校裏，造就救國的學問？是不是可以培植出救國的人才？中國之有新式教育，已數十年，高等教育的歷史，亦三十餘年。大學畢業生多於過江之鱗。除了極少數人以外，為軍閥當走狗，為資本家當買辦的是這些人。迎合權勢滿足於自己的優越的生活和地位，玩弄着自欺欺人的花把戲，阻撓着新的革命勢力的是這些人。眼看着中國的越來越沉墜悲慘的命運，所謂受過高等教育的不過是很聰明

的站在旁邊說風涼話，發表他們的淆亂是非，抹殺事實的調和論，和尙早論，以助長反動的惡勢力。就以胡博士來說，以美國的超等博士，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但當大學教授以後，一投降於整理國故，再投降於崇拜遺老，所以也終於不能不向宣統稱皇上，向軍閥表示好意，同主子商量着人權約法等做奴隸的道理。現在則更進一步，撇開了根本原因不講，以高等教育救國，打倒五害等空洞的謬說，來欺騙我的青年。說是我們敵人和我們革命的對象，不「是封建制度，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要想來轉移了國人的視聽。這不是已經證明了高等教育的破產了麼。革命的領袖人才是從實生活中鍛鍊出來，受高等教育，非是必要條件。俄國的革命，也不是沙皇治下的高等教育給預先的造就了若干的革命人才呀！

社會科學書籍之銷行，誰都知道在這「革命」已經「成功」的今日研究社會科學，是要得禍的，輕則行動被監視，重則要被加上了罪名，陷於危險。這並不是好玩的事情。青年也不都是傻子，或是患了神經病一定要喜歡這種以生命作代價的奇特的「胃口！」老實說青年人們，誰不想如同胡博士一樣的坐在梭發上舒舒服服的寫文章，平安的呆在研究室裏「切切實實的研究學問」，搖到北邊來，「胡說」一通，還是有人歡迎，搖到南方去，「胡說」一通，還是有人鼓掌，也分享了梅蘭芳一樣的幸福。但事實的逼迫——可惜這個事實是胡博士的博士眼鏡不願看，也看不見，即看見了也要變了顏色的。——已經使這些青年，沒有家，沒有飯吃，不能寫像文章的文章不能研究像學問的學問。——自然新月社那一派的文章和學問是例外。——國內國外不斷發生的殘酷的戰爭，與經濟的恐慌，自己以及自己以外的人所真切的感到的時代的厄難，都使有心要做人的青年，——至少

是沒有爲傳統的吃人的學說所麻醉，爲資本家的金力所收買了的青年，要轉到社會科學的研究，由正確的認識社會，以至以澈底的改造社會。所以雖冒着大險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至社會科學書籍之一有刺激性，且一含有煽動意味，在胡博士看起來，或者是如此。不過想到五四運動時代的「八十三種」，總令人有些啞然！胡博士大約是已經忘記了，所以現在也會說着與當時楊以德一類人所說的話。這話也會給現在的楊以德以一種有力的藉口，更增加了他們對於青年人的深文周納拘捕迫害的勇氣。祇是胡博士已經脫離了當時的被壓的地位而已。

「歐美各國在精神上，早已實行共產主義」，「八小時工作制度歐美國家早已實行，並非共產黨所提倡，」這或者也就是胡博士「一切切實實研究學問」的結果。連這話胡博士都能說得出口，——自然即使是挑眉梭眼的花旦如梅蘭芳博士也絕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們還有甚麼話可說呢？我祇想問胡博士一句，怎麼你不再進一步「切切實實的研究」，指畫着空中，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發明幾個「精神上」的燒餅來充饑？所得稅多至百分之五是不是足爲提倡共產主義的證明？這百分之五的所得稅是用在甚麼人身上，是爲大家的利益，還是爲統治階級擴充實力鞏固自己的榨取者的地位？至於胡博士所謂的五害，更不知他究竟是無心的錯誤，還是有意的瞎說？釀成五害的根本原因，是甚麼？不在社會的經濟的基礎上覓出正確的病源，以求澈底的救治，則即使是受過了高等人教育的人也還是陷溺於五害，甚至助長了五害。知識階級的失業，一樣的陷於貧窮和疾病，貪污的官吏和公務員，也有着不少的是大學畢業生，和外國的翰林進士，所以胡博士之遮斷了事實，另造出一翻巧妙的理論，真令人疑他是在瞞心昧己的替人說話了！



所以小旦博士比小生博士高明，梅蘭芳比胡適之偉大！

一九三〇，六，十三，北平。

## 二 敬呈故鄉的音樂先生

有

音樂先生們！聽說一般青年在你們的指導之下，居然很有些能登台演中國特有的舊劇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你們雖蜷伏於一個全國所不注意的小省垣，却能環顧世界大勢，努力於東方藝術，這真是我們貴省的榮譽。又聽說你們精益求精，一學期只教一齣二齣；不恥下問，在登台之前，還請戲院的戲子們到校導演；這種精神，真使我五體投地。數年前，我曾說過不識時務的話，冒犯你們，現在深深的懺悔，望恕我的罪過。實行大似議論，你們既把赫赫的成績擺出來，不能不使人驚羨。十二行，行行出狀元，現在是行行出博士。宣傳東方藝術的梅曉華博士，就是一例。他快回來辦戲劇學院了，請你們告訴你們的高足們，預先籌備一切，來此求學。你們呢，如果感着教然後知困，亦可來此研究研究。研究所的風氣已大開了，他一定要辦研究所，或者聘請你們作研究員也未可知。萬一不聘請你們，你們也不要灰心，真珠是埋沒不住的。文化事業，不是一個人所能辦的，你們應當一致的援助梅博士。你們的希望很大，後來者居上，到青甚於藍的時候，你們或許得比博士還高的頭銜。不過在你們離職之前，要安置妥當，推薦高足中之特高者，繼續教授，萬不可讓此道在你們的發祥地中絕了。草草。

## 三 大代時中的小逆流

武者

讀了有先生的「敬呈故鄉的音樂先生」，也要講幾句話。「先生」我意無足深論，在此專告故鄉

青年。還要說明一句，所謂我們的故鄉是指河南，演舊劇的風氣流行於開封各學校（外縣如何不得而知）。其不同於外省之點，除有先生所指示出的化裝登台，請戲院裏的戲子到校導演之外，並將是項教材列入正式課程教授；而且男女各校，一致風行，莫肯落伍。

在我聽到這個事件之後，腦筋裏立刻湧現一些複雜而活躍的景象。音樂課程之鈴聲既響，在期待之中，音樂教員以舞台上的姿勢與步調迅速的或緩慢走上講台（或則一上台便是一個筋斗），應有的動作完畢之後，接着（讀者最好假想講台旁邊佐以胡琴，榔子和鑼鼓）便把一隻手向上一伸，一隻手拉着鬚鬚，斜着眼，歪着嘴唱道：「薛——大——哥——在——月——下……」於是講台下各位同學應聲而起，以相同的姿勢與表情應唱道：「我——把——你——……」於是整個教室之中，冬冬冬冬，啾啾啾啾，嚶嚶嚶嚶，形成聲，形，動作複雜而統一的一團，歎歎盛哉！這真是進入藝術與人生的三昧境了！

但是我在此並無講台或教育神聖的觀念，教室裏最高的目標正是剖解社會與人生，並預習社會與人生的行動與技藝；我所感興味的，是青年們獻身於所謂「東方藝術」的犧牲精神！

「打倒封建勢力」青年類能言之。這也實是現代中國青年的歷史上的使命。但是什麼是封建勢力呢？在時代前驅的青年想亦能言之。但是什麼又是表現封建勢力的呢？難道青年們的眼睛如此短視麼？

舊劇便是封建勢力的觀念形態的結晶之一。

舊劇是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的人情世態的表現，其最高的表現莫非忠，孝，節，義——這全是

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約制臣下，農民，婦女的道德與社會標準。因為封建社會內在的矛盾，表現於舊劇上確多是一般人不忠，不孝，不節，不義心理的反映，尤其關於背叛宗法與禮教潛在的欲求，直成爲舊劇公開秘密的特性。不過封建意識在其形貌上仍澈底貫注，所謂「誨盜誨淫」的內容，但仍不失其爲「忠孝節義」的面目。因之此種反叛，是封建社會的潰爛與變態的滿足現象，並非一種革命意識。

但是目前學者與藝術家們，說舊劇的精神在其形式而不在其內容。而且，由藝術的立場，即歷史上的事蹟與舊的內容也未嘗不可藝術的表現之。第一，論藝術的形式，舊劇的化裝與樂器，其愈能表現舊劇精神的，便愈益保留原始藝術的成分，如紋身，毀形，噪樂，原始獻神儀式等。而且藝術的形式與內容實在是不可分的，舊劇的形式如用牠表現現代的生活，簡直是不能想像。再講到以舊劇作爲歷史劇，如以新興藝術的觀點批判之，現在提倡舊戲，正如宣傳封建思想來實壯新社會一樣！

佔在時代前驅的青年！目前舊劇的流行，與學者藝術家們的捧場，正表明中國封建勢力的權威猶在。美國紳士與財閥對於所謂「東方藝術」的趣味，好像人類學家對於中國的辮子與纏足的好奇心一樣，這難道是我們的寶貝麼？記得中國今年有三種出口貨，都引起外國紳士們的注意，第一是三貝子花園的長人，第二是一個角人，第三是梅蘭芳。前兩者是自然的或生物的變態，我們的責任尚小；後者是社會的變態（男子作女子），完全暴露中國文化的醜相！

在剖解與批判的職責上，我們不只對舊劇攻打；也不能單憑好奇心進舊劇場；我們要用分析封

建社會的方法與態度，把牠表現封建社會的觀念形態加以暴露。在這一立足點上，即在大學藝術的課程裏設「舊劇研究」一科，亦屬必要。學歷史與社會學的學生，舊劇場也為他們觀察與研究的處所之一。

但這是剖析，而非麻醉。

我們即使在青年方面不必過於重視上面的意見，我覺得扮演舊劇也是常態而健壯的青年們的一種精神的磔刑。尤其是女子。在舊劇裏女子是什麼身分？佔什麼地位？什麼姿態？什麼表情？什麼眉眼？這就是現代的新女性——走向新社會的青年的獻身精神！我寫到這裏，在我眼前又湧現了各種各樣舊劇中的姿態，以及牠們和現代蘄新的青年的不倫不類的對比，不覺皺着眉，搖着頭叫道：

「好——不——傷——慘——人——也！」「啣啣啣……」